



《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

曾 晓 渝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zengxiaoyu@nankai.edu.cn)

提要 英国传教士钟秀芝著的《西蜀方言》(1900)详细记录了 120 年前四川官话的语言面貌,学界对《西蜀方言》的基础音系存在不同看法。本文将《西蜀方言》音系与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1857)记录的成都方音作对比,并比较 1940 年代记录的 134 个四川方言点材料,提出清代末期成都话很可能并行雅、俗两套口音系,《西蜀方言》反映文雅口音,特点是入声调独立,声母分平翘舌,尖团音分明,而通俗口音则已经入声归阳平、尖团合流了。

关键词 《西蜀方言》 基础音系 清末四川官话 成都话 雅、俗口音

壹 引言

英国传教士钟秀芝(Adam Grainger)编著、1900 年出版的汉英/英汉双语辞典《西蜀方言》^①,记录了约 120 年前四川官话的语言面貌。有多名学者如甄尚灵(1988)、郭莉莎(2003)、千叶谦悟(2006,2008),黄灵燕(2010)、李晓东(2011)、杜晓莉(2011)、马正玲(2012)、陈兰(2014)等对《西蜀方言》作了研究。

对于此书的基础方音,存在不同观点:

- A. 代表 19 世纪后期的成都语音(甄尚灵 1988);
- B. 不是成都方言本身,而只是以成都方言为基础(千叶谦悟 2008:444);
- C. 除了成都语音以外,还包括成都附近保留入声的方言,也不能忽视南京官话对西部官话的影响(黄灵燕 2010)。

现在存在的疑问是:

第一,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1864:19)中记录的成都话入声已归阳平,而《西蜀方言》(1900)入声调独立,所记录的是成都话吗?

第二,钟秀芝生活传教于成都,该书为学习方言口语便于工作而著,必以实际语音为基础;可为什么所记音系既以成都音为基础,又兼容附近方言特点,还受了南京官话影响?

第三,清代末期的四川官话是否存在雅、俗两套口音系的差异?

* 本研究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华夷译语’的汉藏语历史研究”(项目编号 14ZDB094)资助。初稿承蒙王洪君、郭锐、张卫东、孔祥卿、钟奇等教授提出宝贵意见,郭锐、千叶谦悟教授还分别提供了传教士启尔德的《华西初级汉语课程》(1917)、几位法国传教士的《华西官话汉法词典》(1893)原书的电子版,谨此致以谢忱!

① *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又姚小平、姚喜明主编《19 世纪西方传教士编汉语方言词典》丛书,《西蜀方言》,杨文波、黄自然、杨昱华、彭玉康、吴卸耀校注,薛才德审订,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贰 《西蜀方言》的语音系统

本节主要根据《西蜀方言》里论及读音的第1部分“前言(Introduction)”和体现读音系统的第6部分629-708页“音节索引(Syllabic Index)”(罗马字注音同音字表)的3786个字的读音,分别整理讨论其声调、声母、韵母系统。由于《西蜀方言》里所用的一些符号难以用电脑准确输入显示,本节直接转写为国际音标,必要时在各表备注栏说明。

2.1 声调

表1 《西蜀方言》声调表

调类	调值拟测	例字(629页)	《西蜀方言》“前言”说明(第ii页)
1 阴平	35	叉差踏杈	第1声调近似于南方官话的第3调
2 阳平	31	查茶	第2声调像(南方官话)第1调
3 上声	52	衩	第3声调像(南方官话)第4调
4 去声	13	岔杈刹谿	第4声调像(南方官话)第2调
5 入声	21 似阳平	察插捺	第5声调有时难以与第2调区分;它不如南方官话第5声那么短促(abrupt),也不同于北方官话混同于其它四个声调。

下面对表1中调值拟测的理据作几点说明:

①德国学者甲柏连孜(Gabelentz 1881/2015:17)说:“汉语方言中,以官话传播最广、声望最高。……官话分为三种次方言:一、南官话,也称正音,意思是正确的发音;其中心区域在南京,近代经受了一些蜕变。17-18世纪耶稣会士的著作里记录的就是南官话;另外,这种官话还出现在大多数用满文转写的文献中,因此极具科学研究的价值。二、北官话,其最主要的形式是京话。这种官话广为人们接受,似乎有望成为胜出者。官员们优先考虑讲的,来华欧洲外交人士学习的,都是这种官话。……三、西部官话,其中心区域在成都府,即四川的省府。”由此可知近代来华传教士(包括钟秀芝)的一种共识:“南方官话”以南京音为代表;“北方官话”以北京音为代表;“西部官话”以成都音为代表。

②远藤光晓(2015:201-203)根据英国传教士艾约瑟(Edkins 1868)中关于四川成都华阳话、南京上元声调的记录符号,及赵元任(1932)对南京话的描写,整理出1860年代成都、南京的调类调值;又据董同龢(1941,引自杨时逢 1984:12-13)、崔荣昌(1997)、刘丹青(1997)的现代方言声调记录,归纳列出以下对比表:

表2 清末与现代成都、南京方言声调对比表

调类	《西蜀》(1900)		清后期(艾约瑟 1868)		现代成都话 (董同龢 1941)
	钟秀芝描述	构拟	成都话	南京话	
1 阴平	似南官话第3调	35	55/35	11/31	45 严式/55 宽式
2 阳平	似南官话第1调	31	11/31	35	21 严式/31 宽式
3 上声	似南官话第4调	52	53	13	42
4 去声	似南官话第2调	24	13	42	24
5 入声	难与第2调区分	21	归阳平	短	阳平

③千叶谦悟(2008:444)构拟《西蜀方言》所记四川方言声调:阴平 13,阳平 11 或 331,上声 53,去声 35,入声 11 或 331;其主要依据是钟秀芝与南官话调类的对应描述。

④本文对阴平拟为 35,参考了艾约瑟(1868),又杨时逢(1984)所记 1940 年代四川 134 个

方言点阴平多为高平调(55调126个点,占94%;44调6个点,占4%;安岳1个点35/44调)^①,去声调则绝大部分为(降)低升调(13/24/214/324调的有132个点,占98.5%,只有云阳、奉节2个点为35)。对于钟秀芝的描述,笔者理解为:成都话第1调35近似于南京第3调13,成都话第2调11/31像南京话第1调11/31,成都话第3调53像南京话第4调42,成都话第4调24像南京话第2调35。可以认为,当时成都、南京话相对应的调类在调型上十分吻合,调级高低则有些出入,这是由于听感上对声调的调型更易辨别。

2.2 声母

表3 《西蜀方言》声母表(现代成都话据崔荣昌 1997)

《西蜀》	成都话	例字	《西蜀》页码	备注	
p	p	巴班比辩补	670-677		
ph	ph	怕盘皮篇普	同上		
m	m	妈蛮米面木	664-667		
f	f	法翻飞分户富	643-645	x→f/_u,晓匣母u韵字读f。	
t	t	大单低电度端	689-697		
th	th	他贪踢天图团	同上		
l	l	拉拿蓝南梨连流旅	658-664	n-、l-相混	
ɲ	ɲ	泥你年娘女牛	667-668	限于泥娘细音及个别疑母细音。	
k	k	街间--更打-古光	652-658	只拼开口呼、合口呼。	
kh	kh	开看克肯苦筐	同上	同上。	
ŋ	ŋ	挨安熬恩宜疑我硬	668-669	“硬”(669,370-371页)	
x	x	哈鞋含咸恨杏忽	645-649	“忽”音xo。	
ts	ts	则杂脏摘窄争字助	697-704	《西蜀方言》Ts组可以与细音相拼,尖团音分明。	
	tɕ	挤尖津聚绝			
tsh	tsh	测宅拆撑泽次初	同上		
	tɕh	七千亲蛆全			
s	s	洒三思师事士疏数	678-683		
	ɕ	西小心雪宣			
tɕ	tɕ	基家间中-脚九居	632-643		《西蜀方言》ch代表[tɕ][tɕ]两个音位:当k在i或ü[y]之前变为ch[tɕ],如江[tɕiaŋ]、去[tɕhy]。
tɕh	tɕh	期恰牵屈曲求区	同上		
ɕ	ɕ	希下非量词晓兴血学	685-		
tʂ	ts	渣展遮张志猪	629-642		《西蜀方言》声母分平翘舌。
tʂh	tsh	叉产车昌尺出	629-642		
ʂ	s	沙山上晨手	683-688		
ʐ	z	热人柔日如肉	677-678	“日”(251,678页)	
∅	∅	阿衣窝育容儿二五	629,649-652	669-670,678,705-708	

① 笔者调查重庆话声调并作语音实验,阴平单字调调值存在自由变体45/55,以45居多(曾晓渝2013)。这情况在四川官话成渝片中比较普遍。

上表所体现的《西蜀方言》声母系统的主要特点:

- ① 龈鼻音边音洪音相混, 细音对立, 泥 n_2 -≠梨 l -, 女 n_2 -≠旅 l -, 鼻音读舌面鼻音 n_2 -;
- ② 分平翘舌声母, 字 ts -≠志 $tʂ$ -, 脏 ts -≠张 $tʂ$ -; 但庄组(内转)读平舌;
- ③ 分尖团音, 西 s -≠希 $ç$ -, 七 s -≠期 $ç$ -, 见组细音已腭化。
- ④ 有 x -与 f -相混现象, 户=富, 晓匣母与单元音 u 相拼时读 f -, 即 $x \rightarrow f / _u$ 。

还存在一字多音的现象, 如表 4(表中括号里的数字为《西蜀方言》页码):

表 4 《西蜀方言》里一字多音例表

例字	“有字词”部分注音	“音节索引”部分注音
节	tsie ⁵ ~巴、时~、守~、~俭点(392)	ke ⁵ 隔革~疙(654)/tsie ⁵ (701)
皆解阶	皆 kai ¹ /tɕiai ¹ (356); 解 kai ³ /tɕiai ³ (477)	kai(652)/tɕiai(635)
弓	koŋ ¹ ~箭、~背/tɕioŋ ¹ 弹棉花的弓(170-171)	koŋ ¹ (655)/tɕioŋ ¹ (638)
鲜癣	鲜 syan ¹ /sian ¹ /çyan ¹ (584); 癣 syan ³ /çyan ³ (354)	syant(383)/çyant(389)
狮(生)	sɿ ¹ /ʂɿ ¹ (336)外来词, 故两读	sɿ ¹ /ʂɿ ¹ (680, 685)
产(生)	tʂhan ³ /tshan ³ (343)非内转, 可能因类推	tʂhan ³ /tshan ³ (630, 698)
窗(初)	tʂhuan ¹ /tshaŋ ¹ (383)	tʂhuan ¹ /tshaŋ ¹ (641, 698)
豇	tɕiaŋ ¹ /kaŋ ¹ /tʂaŋ ¹ (489)	tʂaŋ ¹ (630)
宁(泥)	lin ² /nin ² (141)	lin ² /nin ² (662, 668)
吝(来)	lin ⁴ /nin ⁴ (80)	lin ⁴ /nin ⁴ (662, 668)
下	çia ⁴ (2)/xa ⁴ 等一~(599)无字词	çia ⁴ (686)

一些字的尖团音、平翘舌、鼻边音存在自由变体, 虽不多, 亦一定程度上反映口语情况。

2.3 韵母

表 5 《西蜀方言》韵母表(现代成都话据崔荣昌 1997)

《西蜀》	成都话	例 字	《西蜀方言》页码	备 注
ɿ	ɿ	思丝师事士	680	
ʌ	ɿ	支知志齿尺	633, 634	今成都话无[ʌ]。
i	i	基衣梨米你	632, 649, 660, 665, 667	
u	u	主呼苦骨路六	639, 644, 654, 663	俗(682)
y	y	居旅履女虽	640, 663, 668, 682	屈曲(640)
ɛ	ɛ	儿而耳二	678	日(251, 678)
a	a	茶法拿马爬	629, 643, 658, 664, 670	
ia	ia	家牙下峡	634, 649, 686	
ua	ua	抓花画挂	640, 647, 656	
o	o	捉竹浊河火歌摸	639, 646, 647, 654, 666	
io	io	脚确育药略俗学	638, 651, 662, 681, 687	屈曲(638)俗(681)
e	e	遮核黑隔肋白	631, 646, 654, 659, 670	在“前言”(i页)中说明: ae, i, ei, eh 统一写作 e, 如这[tʂe], 雷[lue], 背[pe], 白[pe]。
e	ei	飞肥背陪	643, 672	
ue	uei	吹灰规雷岁	642, 648, 657, 663, 683	

《西蜀》	成都话	例 字	《西蜀方言》页码	备 注
ie	ie	急结爷灭写	636, 650, 666, 681	
ue	ue	或国阔	648, 658	
ye	ye	缺雪月越	642, 683, 707	
ai	ai	寨鞋街开来拜	629, 645, 652, 658, 670	皆解阶(652)孩(645)
iai	iai	界蟹懈	635, 686	皆解阶(635)孩(686)
uai	uai	揣怀快歪外	641, 647, 657, 706	栽~倒(641, 272)
au	au	招好高老	631, 646, 653, 659	
iau	iau	桥耍了料飘	636, 650, 661, 674	
əu	əu	周后沟楼	632, 646, 654, 660	
iəu	iəu	求有流修	639, 652, 662, 681	
an	an	占翻汉看三	630, 643, 645, 653, 679	
ian	ian	坚烟面年边	636, 666, 667, 674	
uan	uan	川欢关软拴	641, 648, 678, 688	横(648, 281)
yan	yan	捐圈选鲜全掀	642, 683, 689	
ən	ən	真蒸杏根更坑	631, 644, 654, 660, 692	古深臻、曾梗摄前后鼻音混
in	in	今京音英林灵宾兵	637, 651, 663, 675	古深臻、曾梗摄前后鼻音混
uən	uən	准昏昆绳纯	642, 649, 658, 689	
yn	yn	军倾循巡	643, 683	
aŋ	aŋ	张方项刚	630, 643, 646, 653	
iaŋ	iaŋ	江羊量香	635, 649, 661, 686	
uaŋ	uaŋ	装荒光双	641, 648, 688	
oŋ	oŋ	中风红工翁	639, 644, 647, 655, 670	
ioŋ	ioŋ	穷容用兄	638, 651, 687	

上表所体现的《西蜀方言》韵母系统的主要特点:

①有舌尖元音 γ 和 γ 。

②深臻、曾梗摄鼻音韵尾相混,音=英,今=京,真=蒸。

③见系蟹摄二等“皆解阶”存在 ai/iai 两读(635、652 页),后者推测是文读音;而且,这种文白两读也类推到一等字“孩”也有 ai/iai 两读(645、686 页)。

④古入声字也存在文白两读,如“屈曲”io/y 两读(638、640 页),“俗”io/u 两读(681、682 页),“摘”a/e 两读(697、699 页)。

⑤《西蜀方言》(678 页)“日”与“儿而耳二贰”同注音“Ri”,对此甄尚灵(1988)、千叶谦悟(2008:445)作了分析,笔者同意其拟音“儿而耳二贰”音 σ ，“日”音 $z\gamma$ 。

⑥千叶谦悟(2008:445)构拟《西蜀方言》有收-ʔ 尾的入声韵。笔者则认为古入声韵在此书中已经全部变为阴声韵字了,比如“齿尺”“卢六”“河合”“扶服”等等均同韵。

2.4 《西蜀方言》音系与以成都话为代表的现代四川官话主流读音大多一致,唯有三项差异:声母分平翘、分尖团,入声调独立。这可以认为是音系的结构性不同。

如果说《西蜀方言》记录的是成都话音系,那么,如何解释艾约瑟(1864)记录的成都话入

声归阳平调?而且,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Kilborn 1917: VI)说明当时成都、重庆话只有四个声调,第二调(阳平)与第五调(入声调)是同义的(synonymous);董同龢(1941,引自杨时逢 1984:11-26)调查记录的成都话音系平翘不分、尖团合流、入声归阳平。难道成都话在短短十几年至四十年间发生了音系大变化?

如果说《西蜀方言》记录的是成都郊外或周边地区保留入声的方言音系,那为什么作者不记录成都话实际读音呢?成都话是西南官话的权威代表(艾约瑟 1864;甲柏连孜 1881),而作者在成都市区居住传教了三十年直至去世(甄尚灵 1988),《西蜀方言》记录成都市区话理所当然。难道当时成都话还存在一种更权威或更利于传教的口语音系?

叁 《西蜀方言》音系与今四川官话的比较

3.1 三项语音特征比较

本小节观察古入声调、知庄章声母、见精组细音是否合流这三项特征。主要采用杨时逢(1984)所录四川 134 个点 1940 年代的材料,参照四川方言调查工作组 1960 所录材料(调查时间是 1950 年代),并补充原属西康省、今归四川的 10 个点(雅安、泸定、西昌、德昌、冕宁、会理、盐源、盐边、米易、宁南),总共 144 个点的材料。

㊟入声调。四川官话无入声调是主流,共 92 个点,占总数的 64%(其中入归阳 78 个,占 85%;入归去 11 个,占 12%;入归阴 3 个,占 3%);有入声调的 52 个点,占总数的 36%。这些有人声调的方言点,均无入声韵,不存在任何塞音韵尾,包括-ʔ 尾。^①

㊟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四川官话不分平翘舌的是主流,共有 112 个点,占总数的 78%;其中 110 个点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全部读平舌,只有 2 个点(安县、城口)全读卷舌。

分平翘舌声母的有 32 个点,占总数的 22%。它们全都将中古庄组内转(韵腹按四川话读音为非低元音 ɿ/e/u 等)读作平舌,例如“师事拆窄梳数”;大多点将知组二等“摘撑”等也读平舌,读音类型于“南京型”(熊正辉 1990)。

㊟尖团音。有 133 个点都尖团音合流,占 92%;只有 11 个点(占 8%)分尖团音。

下面比较这三项音系特点《西蜀方言》与四川官话的差异

表 6 说明:①例字旁的“二”“三”为中古等第;②所选的方言点首先考虑读音特征的代表性,也适当考虑分布方位,如主流音除了选中心城市成都、重庆,还选南充(中)、广元(北)、宁南(南)三点;③“+”表示与《西蜀方言》相同,“-”表示相异。

表 6 《西蜀方言》与今四川官话三项特征比较表

音类例字 方言	入声调		知组			章组		庄组			精见组			备注 (统计总数 144 个点)
	七	木	茶二	珍	知三	真	支	又二	争二	师三	资	齐	其	
《西蜀》	入	入	tʂh	tʂ	tʂ	tʂ	tʂ	tʂh	ts	s	ts	tʂh	tʂh	
成都	-	-	-	-	-	-	-	-	+	+	+	-	+	
广元	-	-	-	-	-	-	-	-	+	+	+	-	+	无人声,平翘、尖团不分,68 个点,47.2%。这是主流。
南充	-	-	-	-	-	-	-	-	+	+	+	-	+	
巴县(重庆)	-	-	-	-	-	-	-	-	+	+	+	-	+	
宁南	-	-	-	-	-	-	-	-	+	+	+	-	+	

① 以上统计不包括四川境内的客家话。四川客家话都有入声调,且有入声韵(崔荣昌 1996)。

音类例字 方言	入声调		知组			章组		庄组			精见组			备注 (统计总数 144 个点)
	七	木	茶二	珍	知三	真	支	叉二	争二	师三	资	齐	其	
《西蜀》	入	入	tsh	tʂ	tʂ	tʂ	tʂ	tʂh	ts	s	ts	tsh	tʂh	
郫县	+	+	-	-	-	-	-	-	+	+	+	-	+	有人声,平翘、尖团不分,44 个点,30.5%。
江津	+	+	-	-	-	-	-	-	+	+	+	-	+	
简阳	-	-	+	+	+	+	+	+	+	+	+	-	+	无人声,分平翘,尖团混,17 个点,11.8%。
隆昌	-	-	+	+	+	+	+	+	+	+	+	-	+	
通江	-	-	+	+	+	+	+	+	+	+	+	+	+	无人声,分平翘和尖团,7 个点,4.9%。
仁寿	-	-	+	+	+	+	+	+	+	+	+	+	+	
新繁、新都	+	+	+	+	+	+	+	+	+	+	+	-	+	有人声、分平翘,尖团混,4 个点,2.8%。
西昌、松潘	+	+	+	+	+	+	+	+	+	+	+	-	+	
茂县、彭县	+	+	+	+	+	+	+	+	+	+	+	+	+	有人声、分平翘,分尖团,4 个点,2.8%。
大邑、蒲江	+	+	+	+	+	+	+	+	+	+	+	+	+	

3.2 《西蜀方言》相关韵母代表字读音与今四川官话比较

在韵母方面,《西蜀方言》与今四川官话主要的读音特点高度一致(参见表 5)。但《西蜀方言》把有明显差异的音合为一种注音,如韵母 e 和 ei 只用一个 e 表示(其书前言第 i 页),如:规国 kue(657-658 页)|杯白 pe(672 页)。一些人声字有两读注音,如:摘 tse⁵/tsa⁵|曲 tʂhio⁵/tʂhy⁵。下面将这些字音与今四川官话方言点列为表 7。

表 7 《西蜀方言》与四川官话相关代表字韵母比较表

	蛇麻三	北曾一百白梗二入	摘梗二入	日	曲	俗	备注
《西蜀》	e[ei,e]	e[ei,e]	e[ei,e],a[a]	ɿ[ɿ]	io[io],ü[y]	io[io],u[u]	684, 697-699, 678, 638-640, 681-682 页
成都	e	e	e	ɿ	io	io	无人声,不分平翘和尖团
广元	e	e	a	ɿ	y	y	
南充	e	e	e	ɿ	io	io	
巴县(重庆)	e	e	e	ɿ	iu	iu	
宁南	e	e	e	ɿ	iu	iu	
郫县	ei	a	a	ɿ	io	io	有人声,不分平翘、尖团
江津	ɔi	e	e	ɿ	iɛ	iɛ	
简阳	ɔi	e	e	ɿ	io	io	分平翘,无人声、尖团混
隆昌	e	e	e	ɿ	y	y	
通江	e	a	a	ɿ	y	y	分平翘和尖团,无人声
仁寿	e	e	e	ɿ	y	y	
新繁、新都	e	e	e	ɿ	io	io	有人声、分平翘,尖团混
西昌、松潘	ai,e	e	e	ɿ	iu,yo	iu,yo	
茂县、彭县	ai	e	e	ɿ	io	io	有人声、分平翘,分尖团
大邑、蒲江	ei	a	a	ɿ	yo	yo	
南京话	e	ə?	ə?	ɿ?	y?	u?	

根据表 7,对《西蜀方言》相关韵母注音作如下探讨分析:

①四川官话不同方言点,非入声的假摄麻韵开口三等有 e/ei/ɔi/ai 的韵母差异,而曾梗摄入声字则基本上是单元音韵母,无 ei 等复元音现象。假设《西蜀方言》兼顾成都周边方言的不

同读音,或因钟秀芝听音不准而以 e 标注 e 和 ei 两个不同的韵母,那么这应只涉及非入声的麻韵字,与曾梗摄入声字的读音无关,然而《西蜀方言》却同样用 e 标来标注;况且从整个声韵调系统看,钟秀芝的记音细致准确。所以这种假设似难成立。成都话“蛇/北百白摘”韵母相同(至今亦然),《西蜀方言》用一个 e 来标注其韵母是合理的。

②钟秀芝对传教士组织“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所用罗马字拼写系统作了一些修正,涉及表 7 的是:“ae, i, ei, eh 统一写作 e, 如这 tʂe, 雷 lue, 背 pe, 白 pe。”(《西蜀方言》前言第 i 页)可能他注意到当时成都话音系中韵母 e~ei 和 ue~uei(e 和 ue 主要源自古入声字)之间找不到最小对立(至今仍如此),因而作了合并。这种简化拼写系统的做法矫枉过正,会给使用者造成困惑。后来的研究者均注意到并做了区别处理(见表 5)。

③《西蜀方言》里“摘”“曲”等字的两读注音,很可能反映当时成都话里这些入声字存在文白异读,其中不同于今成都话的 tsa⁵和 tʂhy⁵的读音在四川官话中分布较广。

3.3 在四川官话 144 个方言点中,与《西蜀方言》音系最接近的有大邑、蒲江、茂县、彭县,这 4 个点均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其中大邑、蒲江与成都相邻。由此推测几种可能:

①《西蜀方言》所记成都话与大邑、蒲江话 1940 年代音系(杨时逢 1984)一致,四十年之间成都话音系发生了三大变化:入声调归阳平,卷舌声母并入平舌,尖团音合流;

②《西蜀方言》所记的是大邑、蒲江、彭县、茂县话音系;

③清末在成都地区存在雅、俗两种口语:文雅口语音类似大邑、蒲江话,即入声调独立,声母分平翘、分尖团音,《西蜀方言》倾向于记录文雅口语音;通俗口语音与艾约瑟(1857/1864)、董同龢(1941,引自杨时逢 1984:11-26)记录的音系基本一致,即入声归阳平、无平翘舌对立(读平舌)、尖团音合流。启尔德《华西初级汉语课程》(1917)所记的成都话已无入声调,这应是当时口语音的实际反映。

肆 《西蜀方言》音系性质探讨

4.1 《西蜀方言》记录的是四川官话通用口语

《西蜀方言》前言里第一、二段主要说明:“因日常工作亟需掌握中国西部用语而著此书。……书名‘中国西部口语(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明确了该书的适用范围。由于难以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划界区分,一方面尽量多地舍弃被学者使用的过于‘书生气的(bookish)’词语,但另一方面,非常通用的文雅词语也都收录。”(第 i-iii 页)

可以明确了解到三点:(1)钟秀芝著书目的是为传教士学习中国西部官话;(2)《西蜀方言》注重记录中国西部通用的口语;(3)《西蜀方言》所记录的通用口语中既包括通俗词语,也包括文雅词语。

虽然从全书中找不到该书以某地话为基础的阐述,但从书名《西蜀方言》、作者居住传教所在地成都市区来看,此书记录的无疑是使用于成都话——西部官话权威方言。

下面从词汇句法角度看一下。《西蜀方言》详细记录了清末四川官话通用词语,其中包括四川特色词语和官话方言通用的成语、雅言。因篇幅所限,下页表 8 主要列出 1-23 页检索到的例子,后面的仅略举数例。

《西蜀方言》里,通俗口语“晓得”“吵子”(今一般写作“啥子”)与文雅口语“知道”“甚么”共存。作为旁证,启尔德所记的成都词汇语法与《西蜀方言》基本一致,比如“这个东西叫甚么名字”“唻子事”(Kilborn 1917:8,26),也是通用词语与方言词语共用。注音上,其音系分平翘,而“事”(崇三)则读平舌,与《西蜀方言》相同。

表 8 《西蜀方言》里方言特色与通用词语对比(小字翻译出自笔者之手)

页码	四川特色词语	页码	官话方言通用词语
1	鞋子做归一了鞋子做好了	1	一心一意
2	好多人丁 多少人丁/很多人丁	9	有甚么心事
2	他们两个的力量丁对他俩力量相当	10	说话井井有条
3	搁在上头放在上面	17	但不知开不开花
10	我没得二心我没有二心	18	美貌佳人
19	做得来会做	19	端候你的佳音
23	把这个拿倒把这个拿着	22	俱皆一样
258	我不晓得他的我不知道他的	367	不知道
612	你做吵子你做什么;吵子事什么事	342	你做甚么事

《西蜀方言》中的四川特色词汇句法至今仍在成都及四川地区普遍使用。

4.2 《西蜀方言》音系非成都通俗口语音

表 9 《西蜀方言》音系特点比较

	入声调	分平翘	分尖团	蛇[e]	北白[e]	摘[tse][tʂa]	备注
成都(艾约瑟 1864)	-	+	-		+	+	据入声字注音表 ^①
《西蜀方言》(1900)	+	+	+	+	+	+	[tse][tʂa]两读。
成都(1941)	-	-	-	-	+	+	引自杨时逢(1984:12,834,982)
茂县、彭县(1946)	+	+	+	-[ai]	+	+	
大邑、蒲江(1941)	+	+	+	+	-[a]	-[tʂa]	

很明显,《西蜀方言》与之前 40 年、之后 40 年的成都话音系有很大区别,也与大邑、蒲江、茂县、彭县话有别。因此,《西蜀方言》所记语音不是当时成都的通俗口语音,也不同于成都郊外及周边方言。

4.3 《西蜀方言》的音系基础探讨

《西蜀方言》注重实用性,作者一直在成都市区居住任教,记录的理应是成都及四川通用的权威性官话口语。可是为什么该书不以成都通俗口语音为标准呢?下面逐一分析。

⊖清末成都仍存在着文雅口语音。自秦实施“书同文”,汉字超方言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

① 艾约瑟(Edikins 1864:67-69)列出一组用罗马字母注音的入声字表,对比南京、北京、济南、成都、中原五地读音。其中成都话栏所注的声调全部为阳平(左下角加点);“质”字北京、济南、成都为 chī(拟音[tʂɿ])阳平,中原声韵母相同,为 chī,声调则为上声,南京则为 chih(-h 表入声);“雪”与“血”的声母南京、中原有 s-、h-尖团音之别,而北京、成都同为 s-,尖团合流;曾开一入声字“北”北京、中原韵母注为-ei,梗开二等入声字“白百麦”,北京、中原韵母注为-ai,成都一律注为-e。

挥,而伴随的是历代知识精英为“语同音”的不懈努力。“语同音”的标准即“正音”。隋唐以降,各地“正音”或多或少以《切韵》音系为基础;到明清时期,汉民族共同语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官话口语雅音仍然保守于分平翘舌、分尖团、入声调等基本特点。之所以直到近代官韵仍有权威性和生命力,这既是由科举制所决定,也是文人读诗文的客观需要。正如平田昌司(2016:7)中指出的:自隋代到清末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维系着中国的思想、知识体系,《切韵》系统韵书支撑着这个由朝廷管理、全国各阶层士大夫维护参与的文化制度。

在传统正音观念下,汉语历史并非单线发展,而是雅言与俗语、文言与白话、正式体与口语体等多重交织并行。就各地官话口语音而言,一直存在文雅音与通俗音的双重性。

成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深厚,作为中国西部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墨客群集,文化氛围浓郁,士人阶层正音观念根深蒂固,社会生活中以雅音读书、交流,既为文人所推崇、也为老百姓认同,口语雅、俗音并存的情况随着二十世纪初科举考试制度被取缔才逐渐消失。

①《西蜀方言》的语音受中国文人传统“正音”观念影响。钟秀芝于1889从英国辗转来到四川成都传教(甄尚灵1988),首先得与当地上层打交道以立足^①,同时学习语言也是当务之急,因此,钟秀芝在成都开展传教工作必须依靠当地有文化有地位的人。《西蜀方言》前言的末尾写道:“特别感谢中国内地会成都分会的Vale先生校订大部分手稿,同时感谢许多朋友的帮助鼓励。”(第iii页)虽然钟秀芝未提及中国朋友的名字,不过可以确信,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他无法编著《西蜀方言》。

专门教授钟秀芝四川官话的老师是谁不得而知,但肯定是位四川知识分子。而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崇尚文雅“正音”,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对于方言字音的取舍起重要作用。所以,《西蜀方言》不以成都通俗口语音为标准。

②《西蜀方言》以四川官话文雅口语音为基础。《西蜀方言》语音系统有入声调、分平翘、分尖团,与成都通俗口语读音有相当距离,体现的是清末成都文雅口语音。

《西蜀方言》所记录的四川官话文雅口语音系更多保留了传统读书音特点,而个别知、庄组二等字(如“摘撑”“师数争”)读平舌音,读音类型相似于“南京型”,而这样的音系面貌还或多或少遗存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一带;《西蜀方言》里少数数字的两读现象,如“皆解阶”kai¹/tɕiai¹两读,“屈曲”tɕhio/tɕhy两读等,至今在成渝地区仍然存在。

就实用性而言,文雅口语音既利于在成都及四川地区与士绅阶层交际使用,也无碍于与一般老百姓之间的交流理解。不过,成都口语雅音与俗音并非泾渭分明,尤其雅音具有包容综合性,如同口语中既有四川方言特色词,也有全国通用的文言雅词(参见表8)。

《西蜀方言》音系以清末成都文雅口语音为基础,而这种文雅口语音的音系特点至今或多或少保存于成都远郊及周边地区方言之中。

4.4 《西蜀方言》音系探源

③关于“南路话”与“湖广话”。周及徐(2012)将分布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保留入声调、声母分平翘的四川话称为“南路话”(源于当地人的叫法),认为其反映的是元末之前的四川话;而将以成渝话所代表的入声归阳平的四川话称为“湖广话”,认为是明清“湖广填四川”后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详细记述了明朝时期利玛窦等一批西方来华传教士的经历见闻,他们来到中国首先须与所在地的官员及社会名流沟通才以立足,并且结识中国知识分子,在其帮助下学习语言,传教工作才能在老百姓中开展。清代来华西方传教士的经历与之类似。

形成的移民语言。

可是,十九世纪末期川南的几位传教士合著的《华西官话汉法词典》反映的川南方音分平翘、分尖团、有入声调,去声分阴阳(Par Plusieurs Missionnaires du sé-Tch'ouan Méridional 1893;陈伟 2016),与之十分相似的西南官话 13 个方言点(去声分阴阳,入声或独立,或归阴阳去)至今仍分布于湖南、湖北交界的区域(李蓝 2010:261)。由此可作两点推测:第一,川南地区保留入声调的方言就是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带到四川的方言;第二,根据杨时逢(1984),清末川南的四川官话尚存去声分阴阳的痕迹,到 1940 年代之前已经消失。

所以,“南路话”与“湖广话”实均源自明清时期的移民语言;“南路话”相对于“湖广话”发展变化滞后,很大程度是由于地域相对偏僻、与外界交流不如成渝地区通达所致。

③《西蜀方言》与近代官话韵书语音特点比较。学习借鉴王洪君(2017)北京话溯源的研究成果,参照《中原音韵》(1324,代表元代北方通语)、《洪武正韵》(1375,代表源自宋元汴洛皇族南迁后形成的宋元南方通语、明初权威性通语),以及明末通用官话《西儒耳目资》(1626)音系,将《西蜀方言》的典型语音特点与之进行比较,见表 10。

表 10 《西蜀方言》与《中原音韵》《洪武正韵》《西儒耳目资》语音特点比较表

		《中原》 1324	《洪武》 1375	《耳目资》 1626	《西蜀》 1900	备注
声母	“争庄二”声母同精组	-	-	±	+	①“知庄章”分别代表知组、庄组、章组。②《中原》《洪武》知二庄组的“撑争师疏”声母不同于精、章组读音。③《中原》《洪武》“师施诗尸”(支思韵)同音。④《耳目资》《西蜀》知三章组合流。
	“撑知二”声母同精组	-	-	±	+	
	“争庄二”≠“蒸章三”	+	+	+	+	
	“撑知二”≠“称章三”	+	+	+	+	
	“师庄三”声母同精组	-	-	+	+	
	“疏庄三”声母同精组	-	-	+	+	
	“师庄三”≠“诗章三”	-	-	±	+	
	“知知三”≠“支章三”	+	+	-	-	
	“疏庄三”≠“书章三”	+	+	+	+	
	“西心”≠“希晓”	+	+	+	+	
韵母	“更打~硬梗开二见”归细	+	-	±	-	今南京话洪音
	“街蟹开二见”归细	+	+	+	-	今南京话细音
	“皆解阶蟹开二见”归细	+	+	+	±	今南京话细音
	“明梗三民臻三”不同音	+	+	+	-	今南京话同音
	“服入扶平”同韵母 “木入暮去”同韵母	+①	-	-	+	今南京话不同韵; 今中原官话同韵。
调	入声调独立	±	+	+	+	

对表 10 的分析:

①声母知庄章组的读音,《中原》《洪武》为一类,《耳目资》《西蜀》为一类,两类主要差别:知二、庄组的“撑争师疏”是否读同精组字;知三、章组的“知支”是否合流。

②韵母方面:a)见开二《西蜀》更多保留南方官话洪音读法;b)深臻、曾梗摄鼻音尾《西

① 由于找不到充分证据证明中古入声韵在《中原音韵》还有喉塞音-ʔ 韵尾,因此本文采用王力(1985)、杨耐思(1981)、宁继福(1985)、薛凤生(1990)的观点,中古入声韵在《中原音韵》音系里已归入阴声韵。

蜀》混同,其余三书不混;c)入声韵混同于阴声韵,《西蜀》与《中原》一致。

③比较现代方言,《西蜀》知二庄内转读平舌、知三章读卷舌与“南京型”类似,前后鼻音相混、保留入声调亦与南京话相同;但是,入声韵混同阴声韵则与中原官话一致。

总之,《西蜀方言》音系基本承袭明清以来南方通语的特点;但入声韵混同于阴声韵则沿袭元代北方通语的特点。由此可见,清代的西部官话语音系统,介于南北官话之间,大多与南系官话相似,同时又融入了部分北系官话的特点。

伍 结语

①《西蜀方言》具有实用口语性质,详细记录了清代末期的四川官话通用口语。

②清代末期的成都很可能通行雅、俗两套官话口语音系。文雅口语音系反映于《西蜀方言》中:入声调独立,声母分平翘舌,尖团音分明;知二庄内转读平舌音;入声韵混同于阴声韵。通俗口语音系见于(Edikins 1857/1864):入声归阳平、分平翘、尖团合流;至1940年代是(杨时逢 1984:12-26):入声归阳平、不分平翘和尖团,并延续至今(崔荣昌 1997)。

③《西蜀方言》音系代表清代西部官话,其特点大多与南系官话相似,同时又融入了部分北系官话特点,作为成都文人的口语雅音一直传承至二十世纪初期。

④随着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取消,同时兴起的“国语运动”倡导“言文一致”,成都文人的口语雅音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此后被通俗口语音所取代。

参考文献

- 陈 兰 2014 《西蜀方言》疑问句研究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价值与启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陈 伟 2016 《华西官话语法词典》与19世纪后期川南方音,《方言》第1期
崔荣昌 1996 《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崔荣昌 1997 《成都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董同龢 1956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北京)科学出版社
杜晓莉 2011 浅谈一部传教士编著的四川方言辞书——《西蜀方言》,《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6期
范常喜、刘羽佳 2016 《华西初级汉语课程》音系初探,《方言》第1期
郭莉莎 2003 《西蜀方言》词汇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灵燕 2010 再论钟秀芝《西蜀方言》入声和基础音系问题,《语言科学》第4期
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81/2015 《汉文经纬》(姚小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26/1957 《西儒耳目资》,(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千叶谦悟 2006 《西蜀方言》音节表,《开篇》第25卷,(东京)好文出版
李 蓝 2010 西南官话,钱曾怡[主编]《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李晓东 2011 《西蜀方言》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利玛窦、金尼阁(Matteo Ricci & Nicolas Trigault)1613/1983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刘丹青 1997 《南京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马正玲 2012 《西蜀方言》句法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平田昌司 2016 《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千叶谦悟 2008 《西蜀方言》与100年前的四川方言,姚小平[主编]《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四川方言调查工作组 1960 《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学报》(专号)第3期
王洪君 2017 《中原》《洪武》和当代方言中的见开二——北京话溯源之一瞥,《方言》第2期

- 王力 1985 《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熊正辉 1990 官话方言分 ts-、tʂ- 的类型，《方言》第 1 期
- 薛凤生 1990 《中原音韵音位系统》，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杨耐思 1981 《中原音韵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时逢 1969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杨时逢 1984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远藤光晓 2015 近 150 年来汉语各种方言里的声调演变过程——以艾约瑟的描写为出发点，远藤光晓、石崎博志[主编]《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曾晓渝 2004 《西儒耳目资》声韵系统研究，曾晓渝《语音历史探索》，(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曾晓渝 2013 重庆老城区话的两字组连读变调，李茂康[主编]《刘又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甄尚灵 1988 《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方言》第 3 期
- 张玉来、耿军 2013 《中原音韵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 赵元任 1932 南京音系，《科学的南京》，(上海)中国科学社
- 周及徐 2012 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第 3 期
- Edkins, Joseph (艾约瑟) 1857/1864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官话口语语法》), Shanghai: London Mission Press 1857, 1st edition;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2nd edition.
- Kilborn, Omar L. (启尔德) 1917 *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 (《华西初级汉语课程》), The Union University.
- Par Plusieurs Missionnaires du sé-Tch'ouan Méridional 1893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 L'ouest de la Chine Avec un Vocabulaire Français -Chinois* (《华西官话汉法词典》), Hong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Western Mandarin*

ZENG Xiaoyu

Abstract *Western Mandarin*, written by the English missionary Adam Grainger in 1900, describes Sichuan Mandarin 120 years ago in detail. Controversies exist over the basic phonological system regarding this book.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Western Mandarin* with those of the Chengdu dialect as reported in *Mandarin dialect* written in 1857 and with 134 dialects in Sichuan province recorded in 1940s.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re may have co-existed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pronunciations in parallel in Chengdu diale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of refined, which reflects the system in *Western Mandarin*, has three features, i.e. an independent *Rusheng* 入声 tone, a phonological opposition of retroflexion and alveolar initial consonants, and a phonological opposition of initials from MC *Jian* 见 and *Jing* 精 initial groups; while in the popular pronunciation, characters of *Rusheng* 入声 tone were pronounced as those of *Yangping* 阳平 and those from MC *Jian* 见 and *Jing* 精 initial groups shared the same initial.

Key words *Western Mandarin*, the basis phonological system, Sichuan Mandar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gdu dialect, refined and popular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